

後展覽時代的來臨

千禧過後 主要展覽場地的轉向

文 | 梁展峯

香港地少人多，土地永遠是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關鍵，繼而影響社區發展和文化空間。空間限制影響創作，也影響展覽文化，千禧過後將近十年，更多的臨時展場和對應社會議題的展覽出現，藝術家的創作從九七開始備受外國關注，到今日更引起本土觀眾的興趣和討論，也促進藝術家的展出機會，一種泛展覽的氣氛似乎再次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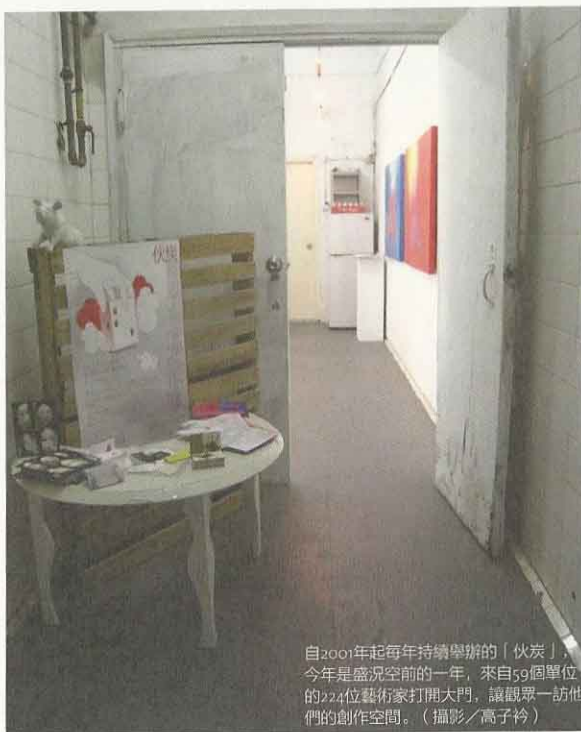
1997年後，由於更多香港工業北轉和SARS造成的經濟影響，使藝術家較從前容易租用工業大廈單位做為工作室，而促成了各區工廈的工作室社群。開放工作室展示作品，成為爭取觀眾和策展人一睹作品的折衷方法。2001年後不少工作室開放日或展覽相繼出現，構成「工廈展覽」現象（註1），而沒有工作室的藝術家，則努力拓展更親近大眾的展示空間，如咖啡店、書店和商場等。2003年隨著政府提倡創意工業和2004年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項目（以下簡稱西九）的實施，由來已久的商場藝術展覽，以「當代藝術」、「香港藝術」、「新進藝術家」做為品牌，再次蓬勃起來。它一方面讓地產商為未來西九項目熱身，另一方面使藝術家獲得更多媒體報導，於是更多展覽於非正規展場舉行，成為千禧年以後的展覽潮流之一。

「藝術空間」 之後的 工作室與 工廈空間

1997年前後各民間藝術空間相繼組成，如1a空間、Para/Site藝術空間和藝術公社，在空間可塑性、籌辦和策展力度上都構成「三國鼎立」的時代。「藝術空間」一詞成為1990年代藝術團體與展覽結合的代名詞（註2），也是民間自營展場的代表。不過千禧年前後，藝術空間漸漸變得成熟和體制化，加上展覽檔期的飽和，有些藝術家索性開放自己的工作室來展覽。（註3）

工廈展場和工作室開放，在1990年代已零星出現；2000年後，各工業區的「工作室開放」平行展示工作室狀況和藝術作品；2001年在火炭工業區租用工廈單位的一群大學藝術系師生們舉行了簡單的展覽（註4），此展沒有正式的宣傳，只吸引了部分藝術家及朋友的參觀，往後每年持續自費舉行，漸漸獲得媒體報導，也令其他藝術家陸續進駐區內並主動參與，促成了每年一次的「伙炭藝術家工作室開放日」（以下簡稱伙炭，註5）。

藝術家將工作室做為展覽場地，有著各自的想像和期許。（註6）從展覽籌畫而言，其在展出形式、內容及檔期上都取得了自主權和彈性；最重要是，繞過了策展者，突出藝術家的自主性。



自2001年起每年持續舉辦的「伙炭」，今年是盛況空前的一年，來自59個單位的224位藝術家打開大門，讓觀眾一訪他們的創作空間。（攝影／高子衿）

工業區位置偏遠，辦展覽本來就不易吸引普羅大眾，不過因其持續舉辦，又適逢西九議題、創意產業和藝術活化老區的政策實施，而引起媒體報導——從原初報導內容為工業北移構成的新工廈使用模式，後來變成本土創意產業潮流下民間自發的案例，不但吸引了大眾和官員的興趣，亦獲得商業贊助（註7），使得原來只限於閉門創作的工廈單位，成為新的展覽場地。今日的工作室開放近似古時候的墟期（編按：不定期市集）或醮會，各區自發舉行，模式大同小異，但各藝術社群均以某學院的藝術家或某藝術媒體為主，呈現地區特色。組織沒有核心成員，沒有長遠發展目標，活動多屬短期，亦受租金市場波動所影響（註8），有些青年藝術家開始無力負擔，但資深藝術家、商業創意人和畫廊進駐後，讓工廈工作室文化變成工廈展場文化，除一年一度的伙炭以外，也持續出現其他不定期的展覽。

伙炭是民間自發，生於私營工業區，不像北京789般容易讓政府介入。也許政府發現了伙炭這個成功模式，於是提供退役工廈給予非營利團體營運。2008年在改建工程延誤的情況下，工廈藝術村「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開幕，並開放公眾參觀，中心透過遴選機制，保證租戶的藝術類型更具多元化——有中西、民間及當代藝術工作者與藝術表演團，其中還有攝影組織把工作室當做展覽空間，成為近年本地攝影展覽的主要場地。JCCAC提供的展覽和活動吸引了公眾目光，但很多租戶都拉上窗簾以求隱私，謝絕業餘攝影迷的拍攝和遊客的騷擾。如此像溫室般的藝術村，座落於石硤尾這老區，有人批評它以活化之名，藉創意產業將老區仕紳化，在推動土地發展時，漠視了區內文化和下層階級的社區需要。可見藝術村以工作室開放模式吸引大眾，雖方便了藝術家發表作品，卻未必能把藝術文化和社群融入區內。



2006年「W.A.S.」在天星碼頭前的行為藝術創作。（攝影／曾德平）

官方 和民間 對保存的 兩極立場

政府以藝術活化老區，保存項目亦如是，於是不少保存的推廣活動皆邀請藝術家展出作品；筆者相信，此舉一為對號入座的推廣保存，二為未來進駐藝術項目做試驗。基於保存議題的兩極立場，構成不同形式的保存藝術展覽，自2003年7月1日遊

行中發展出嘉年華會式的遊行文化後，更多藝術家自發性地以藝術表達訴求。2006年開始，民間藉藝術活動吸引大眾關注社會問題，官方則以藝術創意活動活化老區舊文化，分別讓更多本土藝術家參與有關保存的文化展覽。其中，「W.A.S.」以行為藝術表達訴求，反對拆除具歷史意義的天星鐘樓，之後不同的藝文人士也都在各場保存及爭取公共空間自由等社會運動中，舉行各種現場文藝活動，如「香港市集文化節」（2007）、騎劫時代廣場（2008）及反高鐵《阿凡達》（Avatar）放映會（2010），來代替示威靜坐。相反地，官方多會資助民間組織在列入保存規畫的地方內舉行大型藝術展，如「監獄美術館」（2007）和「2009香港·深圳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體現以藝術活化歷史建築的保存立場。這些展覽讓創意人有更多的展出機會，但作品不免直接地回應展場歷史或展覽主題，除吸引大眾參觀外，與展場附近社區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另外，民間自發以展覽兼導賞團介入社區的文化保存工作，並開放予區內居民共同籌辦和參加，如灣仔民間生活館和活化廳把展覽場地變成居民活動的社區中心，體現社會參與式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的模式。以藝術之名的社會運動，以文藝活動的親和力吸引群眾聚集，亦配合主流媒體以圖像為本的編採方向加強聲勢，有效宣揚其訴求。由於保存事件和項目的漸漸出現，這類活動和展覽場地如雨後春筍，策展人於是在這些非正規展場有更多的發揮。多元化的周邊活動，啟發了大眾思考和參與，如何避免對號入座的短期生產作品，以及完備地思慮場地改建和策展脈絡，都成為獨立策展人的最大挑戰。

商場展覽

而正規展場依然有限，於是為因應策展因素或資源，各式各樣的場所都會被納入考慮，同時隨著創意產業熱潮，藝術家比設計師更受小商店和商場的歡迎，紛紛請他們進駐辦展覽以利品牌推廣。有藝術家相信，現今都市人已很少進入美術館看展覽，在商場舉辦展覽反而更接近觀眾（註9），於是有些策展人應邀或自發策畫商場展覽，然策展主題通常不會對應展場空間，旨在展出多元化和大眾化的藝術類型。西九項目重來後，商場內的藝術展覽顯著增加，比如信和集團便以「香港藝術」（Art in HK）品牌表達對香港藝術的支持，個別展覽亦設講座及工作坊配合，並贊助伙炭的全港宣傳廣告，亦陸續增加常設展區的商場數目；時代廣場的藝術展則以當代著名藝術家（如幾米、岳敏君和隋建國等）的大型作品為主；新世界集團的K11以購物藝術館為定位，以商場做為藝術展示空間，像此類商場展場，媒體則是著重報導商場辦展覽的動機。舉行展覽的商場漸漸增加，各商場開始掌握自己的定位，專注個別藝術類型、主題及藝術家群。不過這些展覽的主題大眾化，除了吸引路人拍照外，其實不易展出實驗性或具批判的藝術，依然未及過去的商場展覽，不像「粉樂町」和「大聲展」可以藉藝術回應商場空間或文化，於是有些藝術家漸漸拒絕商場展覽，但造就了更多設計人、新進藝術家與潮流品牌合作的主題展覽。

「後展覽時代」？

正規展場（包括官方藝廊和民營藝術空間）以外舉行的展覽愈來愈多，讓正規展場失去了昔日的領導地位，開始為保持參觀人數和解決高昂的營運開銷而奔波，企圖以普及化的角度展示精緻藝術；而非正規展場的地理位置、展期和規模，則隱藏了藝術以外的展覽目標，它旨在吸引人潮創造消費，並成就獨立策展人的發展。不過策展人一方面努力提出策展實驗，推動創意與思考，堅持社會批判；另一方面為政、商界的文化和品味背書，兩者如何平衡或取舍，都缺乏可供藝術家和策展人反思和討論的平台。

今日流行雜誌所刊登的簡短展覽報導和宣傳稿，大眾也許分不清哪個展覽是藝術活動，哪個是品牌推廣。在創意、保存和社運的發展潮流下，發表藝術的空間和機會增多，體現了藝術的社會功能，但依然缺乏實驗的動力。現在隨處都是展覽的現象，似乎營造了一種有作品就是展覽的「後展覽」氣氛。

註1：張燕，《在工業大廈的創意天空》，《香港經濟日報》，2003.09.24。

註2：關於藝術空間1990年代的發展，詳見梁展峯，《概述十年藝術展覽主要場地的更替》，《香港視覺藝術年鑑200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8，頁71-79。

註3：同註1。

註4：詳見林東騰，《從伙炭到伙炭》，《廿一世紀》總期101，2007.06，頁11-13。

註5：有關伙炭簡史，可參見梁寶山，《退下建制的前線——以伙炭工業區藝術工作者社群為例》，載於陳育強、莫家良編，《香港視覺藝術年鑑200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4。

註6：有關不同工作室藝術家的觀點，可參見鄧凝璇編，《走讀藝術——香港藝術家工作室》，香港：宏亞出版，2007。

註7：2007年伙炭獲信和集團贊助廣告及印刷，並獲其他私人贊助。

註8：何慶基，《創作空間的生與死》，出處同註6，頁11。

註9：梁寶山，《從「工作室」倒閉看本地展場空間》，載於蔡建強、梁寶山編，《從過渡到越千禧》，香港：香港藝術中心，2002，頁181。



2008年在時代廣場上的隋建國個展。（攝影／梁寶山）



2008年「騎劫時代廣場」計畫，為藝術家李傑和一群朋友所策畫的一次野營活動，地點特地選在銅鑼灣的時代廣場上，這廣場長期受到嚴格的規管，不許群眾休憩和逗留。李傑野營活動中所隱含的挑戰和諷刺性，是一次以創意解放空間的藝術行動。（攝影／梁展峯）

Profile

梁展峯曾任職藝術空間及畫廊，統籌的展覽包括韓國「光州藝術雙年展」（2002）及「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香港館（2003）。2006年以獨立策展人身分為香港不同機構策畫展覽，並於獨立媒體網站書寫香港藝術展覽。現任香港藝術中心項目經理。

非正規展場 二三事

文 | 陳日明

油街與牛棚

油街指位處港島北角一所閒置政府物業，前身為物料供應處，1998年政府以極低廉價格把單位租予藝術家。由1998至2000年，油街藝術村舉辦了許多不同類型的展覽，這個自然生成的藝術村，甚至比北京798藝術區更要早。可惜政府以收地發展為理由，收回油街空間。在抗爭之下，政府同意讓當時油街藝術村的藝術團體和藝術家租用一處古蹟：前馬頭角牲畜檢疫站，是為今日的牛棚。牛棚位於九龍土瓜灣，有上百年歷史的建築，前身為牛隻檢疫、屠宰場及批發處。現在裡面安置了來自油街的五個藝術空間／團體、數十位藝術家，形成最早的藝術村格局。



牛棚藝術村內一景。（攝影／董健威）



伙炭藝術工作室 開放計畫

中文大學藝術系是香港重要的藝術家「產地」，由於香港地價高居不下，其師生都一直為找尋創作空間而苦惱。當時香港有不少閒置工廠，其中伙炭華聯工業大廈地處偏僻，租金便宜且空間開闊，引來相鄰的中文大學師生進駐。2001年，中大師生數十人第一次自辦工作室開放日；2003年推出「伙炭開放日規模已發展到近59個工作室、超過兩百位全職或業餘藝術家、涵蓋十棟工廠的空間，當中還包括之後進駐的商業畫廊，這個開放計畫已成為香港藝文界年度盛事。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CCAC)

在賽馬會資助、浸會大學協助管理下，於政府撥出的一棟舊工廠中，成立了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以低廉的租金、設有展覽場地及劇場等條件，吸引了不少應屆藝術畢業生和成名藝術家。這個計畫著重開放，似乎是衝著伙炭藝術工作室群而來，然而開幕不久，便有藝術家指責長期開放讓遊人不時出現阻礙創作，或藝術中心管制太多等；同時亦有報導指出JCCAC參觀人次太少、浪費公帑、藝術家把工作室當成居所等問題，引來藝術界群起撻伐。JCCAC風波，標示了香港公眾與藝術界的貌合神離狀態。



前身是石硤尾工廠大廈的JCCAC外觀。（攝影／馮子玲）

富德樓

位於灣仔的富德樓有「直立藝術村」的美譽，它並非政府物業而是私人樓宇，業主因產生幫助藝術發展的念頭，便找來藝術工作者馮美華擔任管理者和中間人，搬出大廈內一部分、約600多坪的單位以供使用。現在大廈內有十多個不同的藝術家或團體，也有普通住客，更有供來港交流藝術家使用的住宿房。可惜空間有限，並無展覽空間。